

sina 新浪读书
www.book.sina.com.cn

新浪原创
book.sina.com.cn/yc

长篇历史武侠小说

紫阳
碧血
—BI XUE ZI YANG—

落雁雕龙

贼

貳

郝雍◎著

长杨御苑，长信侯大宴七国使臣，大梁七异之首力士
朱亥面对猛虎，生死未卜……
天下四大公子信陵、春申、离奇死去，杜邮荒村野店，
血影交织，三花尸解……
奇谋密计，谋之在人，成之在天……
栎阳纵横居中五龙聚会，星教中人突然天降，蒙毅、
阿修，何去何从……

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长篇历史武侠小说

紫阳
碧血

落雁雄

赋

貳

郝雍◎著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碧血紫阳/郝雍著. —北京:中国长安出版社,2007.4

(落雁雕龙赋)

ISBN 978-7-80175-619-0

I.碧... II.郝... III.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2151 号

落雁雕龙赋·碧血紫阳

郝雍著

出版:中国长安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(100006)

网址: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

邮箱:ccapress@yahoo.com.cn

发行: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电话:010-65281919 010-65270433

印刷:北京蓝空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16

印张:17

字数:300 千字

印数:5000 册

版本: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175-619-0

定价:22 元

落雁雕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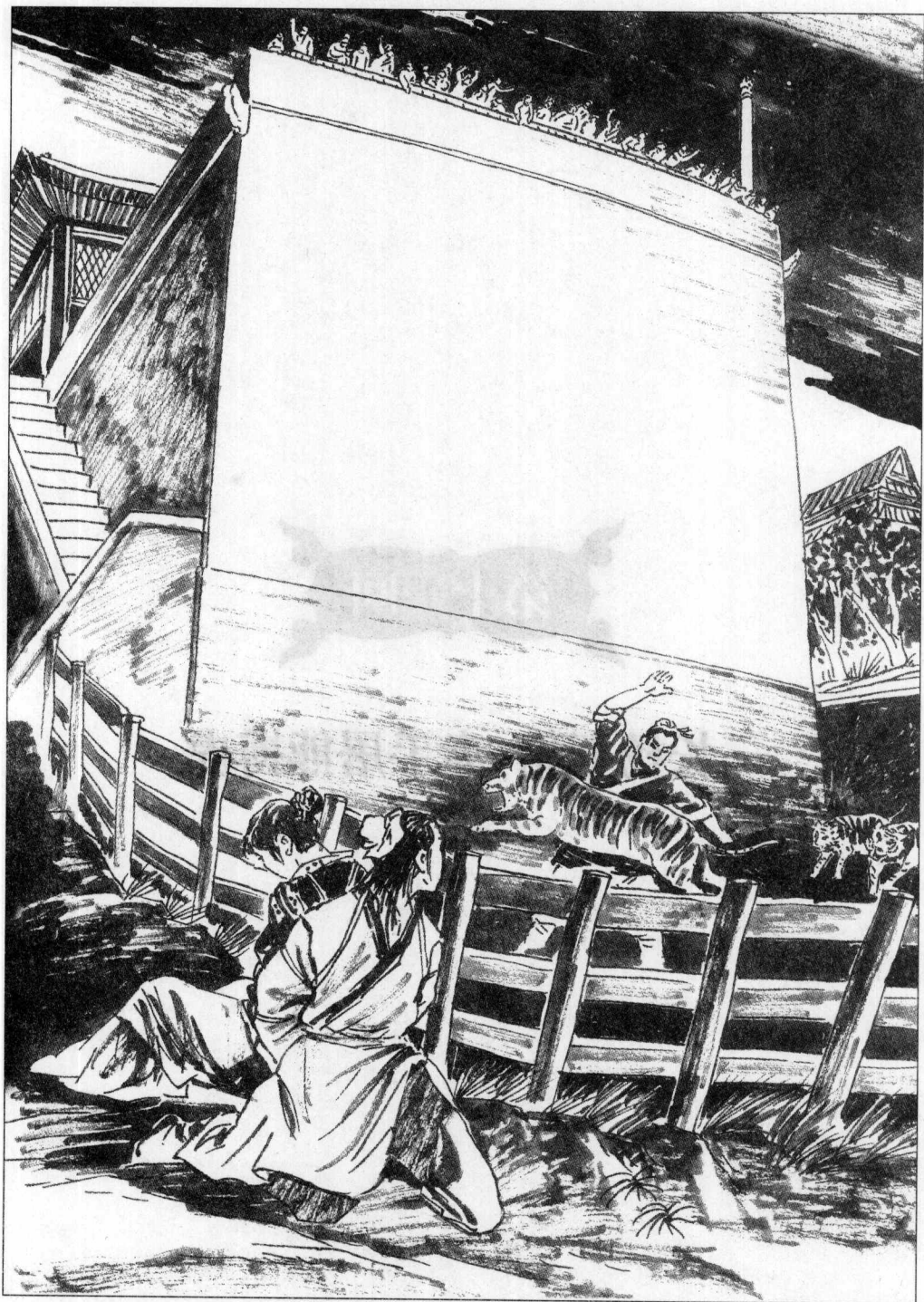
賦 紫血



- 第十一回 长杨羽猎 赤手屠熊搏虎 /1
- 第十二回 狭路尘逢 血影夺镒争锋 /55
- 第十三回 贪嗔王孙 难解名缰 /79
- 第十四回 糊涂公子 易紫利锁 /103
- 第十五回 奇谋密计兮争由人算 /135
- 第十六回 白龙鱼服 丹凤鸟衣 侠骨仁心 /161
- 第十七回 奈何秦王豺声 蜂准长目 鸷鸟膺兮虎狼心 /177
- 第十八回 成王败寇刹那事 /193
- 第十九回 功名利禄长久计 /209
- 第二十回 龙战于野 /233

第十一回

长杨羽猎 赤手屠熊搏虎



蒙毅，阿修二人被缚台下，正冲虎圈倒卧，忽见一物硕大，从那台上直坠下来，翻落虎圈之中，都是急忙相看，正见“大梁七异”之首朱亥立于数头吊睛白额大猛虎之间。

蒙毅既听乌保如此说道：也是深觉有理，他适才以手掣马之时，便已感到此马神力非常。治服之后，此马对他又是百般驯良，亲切有加，心中不禁对它大是喜爱，于是赶忙抱拳执礼一揖，深深谢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蒙毅恭敬不如从命了！多谢乌先生赠马。”

乌骊浅浅一笑，魅力四射，嘻嘻说道：“自古宝马赠烈士，红粉配佳人，何谢之有？”乌保既见蒙毅答允收下这匹骠骖白马，心中也乐，捻髭抚须笑道：“少侠太过谦虚了，此等性如烈火的良马能得其主，也是它的造化啊！”

二人说得蒙毅十分过意不去，也是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好傻傻一笑。此时洛阳市井街坊的围观众人也是纷纷赞誉叫好，有说蒙毅少年英雄的，有说乌保慷慨有识的，有说本该如此际遇的，总之众说纷纭，却都是众口一词，赞叹此事。

这时乌保走下一步，执住蒙毅之手，大笑说道：“少侠有所不知，乌某平生行商天下，经营四方，最爱结交天下英雄侠士，江湖豪杰，殊似少侠这等膂力手段，乌某当然不会轻易放过。走，走，走，少侠，今日我乌某做东，咱们寻家酒馆痛痛快快地喝上千钟，喝他个一醉方休！”

蒙毅却是急忙推阻，乌骊见他脸有难色，心中不悦，微微愠道：“遮莫蒙少侠瞧不起我们这些商贾末流吧！”蒙毅听了，剑眉一紧，深深一揖，连称“不敢”。其实乌骊如此猜测也是在情在理的，春秋战国时代，国君为了驾御臣民，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，将那国民划分为四等，士，农，工，商，商为末流，最是下等，很没社会地位，是以被人呼为“贱民”。到了战国，由于出现了一些譬如陶朱猗顿、端木子贡、吕不韦这样家累巨万，富埒王侯的豪商，他们动辄干预一国一邦经济大势，操纵命脉，出则结驷连骑，入则与诸侯公卿分庭抗礼，染指国政，插足外交，是而极其荣耀，七国商贾末流，亦沾其光，地位有所改善，可是终未出其末流等级。

蒙毅赶忙解释说道：“在下尚有一位朋友正在前面‘伊洛酒楼’等候于我，如果乌先生不介意的话，在下想要先去找她。”乌保一听，顿时满脸喜气飞扬，哈哈一笑说道：“少侠太过见外了！既然少侠有位朋友正在‘伊洛酒楼’，天缘凑巧，咱们又是何必东奔西走，四处寻找酒馆？咱们便去‘伊洛酒楼’，邀上少侠那位朋友，一同醉饮，岂不更妙？”

蒙毅眼见乌保，乌骊兄妹二人盛情难却，当下也是不好推诿，点头称好。于是三人联袂各牵坐马，回转走向“伊洛酒楼”。

乌骊突然转身对乌保说道：“大哥，咱家的马队货物还在鼎门，而且此马沿途又

是掀翻许多摊物，小妹且自回去料理一下。大哥先与蒙少侠到伊洛酒楼吃酒，小妹那边诸事一毕，安顿好了咱家马队货物，立刻回转，再来相陪！”

乌保立刻点首，并且嘱咐几句赔偿安顿之事。

乌骧立刻执鞍翻身上马，长鞭一甩，“啪”地一声，那马四蹄腾开，拔辣辣地径向鼎门而去。

乌保转头向蒙毅解释说道：“少侠不要见怪，乌某行商在外，诸多不便，号内马队货物现在鼎门门外，还未安厝，舍妹这便回去打理一番，顷刻即至，咱们先去‘伊洛酒楼’吃酒。”

蒙毅谦虚说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，乌先生自便，马货为重。”乌保一皱浓眉，不乐说道：“少侠莫要乌先生长，乌先生短的，不要见外，直叫咱乌大哥便是！大哥不过比你稍稍痴长几岁，也是没有读过什么书，天天跑西闯东地走马生意，先生先生的听得大哥别扭得慌！”

蒙毅一笑说道：“那么乌大哥也是不要什么少侠长，少侠短的，叫我蒙毅便是！”乌保听毕，竖指大赞：“好！好！果然爽快，从今往后，你叫我乌大哥，我便叫你蒙兄弟，谁也不许来虚的！大哥平生最喜丈夫豪气，说一是一，道二为二，决不忸怩，好！”

蒙毅心中很是高兴，也是非常欣赏乌保这豪气大度的待人之风，不似一般小商小贩斤斤计较，专营蝇利。说着，二人已然走出人群，向着“伊洛酒楼”引马行去，众人眼见二人离去，都是一阵兴叹，也各摇头散去，自顾营生去了。

待到二人行至“伊洛酒楼”，阿修早已立在楼下踮足翘首顾望良久，但见蒙毅与一身衣裘服满脸腮胡之人并引双马行来，蒙毅上下无事，仍上前殷勤探问。

蒙毅将适才用力掣马的大略经过，又是谈到自己如何与乌家兄妹相识，乌保又是如何慷慨赠马诸事一一诉毕，引见乌保说道：“修儿，这位便是乌大哥！”

阿修亦是微微一礼，叫了声道：“乌大哥好！”随即转向蒙毅，埋怨他道：“毅儿，你太过鲁莽了，制马岂是儿戏？万一那马力气大过于你，这么一挣，还不将你扬长拖得遍体鳞伤，多么险哪！你真傻！真傻！”

蒙毅愣了一愣，转而说道：“这如何能行？野马脱缰，于市井街中横冲直撞，如不制止，那要撞翻多少摊物，冲伤多少无辜行人啊！我们怎能坐视不理呢？”

阿修修睫一扬，小嘴一撇，嗔道：“不许顶嘴，就是傻！以后再也不许这么做了！”

蒙毅正欲再辩，乌保哈哈一笑，扯住蒙毅说道：“蒙兄弟，人家这么关心你，你辩得什么？”乌保适才甫见阿修对蒙毅关怀备至，呵护入微，此时他虽未娶妻，可是长

年奔波经营,阅历丰富,经验十足,早已微知阿修情意,才作如是话语。

阿修听了顿时羞得面红过耳,低下头去,扯弄自己衣襟,不再说话。

蒙毅却心中想:“乌大哥所言不错,我与修儿兄妹情深,修儿也担心牵挂于我,我急什么啊?”于是急忙向乌保引见阿修说道:“乌大哥,这位便是兄弟适才所言的那位朋友,复姓上官,单名一个修字。”

乌保哈哈一笑,附掌赞道:“兄弟,你的这位朋友可是一位不可多见的美人啊!”蒙毅听见乌保开口便是称赞自己美貌,或许此言非虚,心中也是高兴,口上却自谦道:“乌大哥过誉了!可别惯着她了!”说完看了阿修一眼,阿修正是虎睁双目,伸出手指,重重捅了蒙毅一下。乌保捻须笑了笑,说道:“咱们进去吃酒去罢!”蒙毅,阿修齐声叫好。

三人正欲走进酒楼,楼外蹄声疾作,乌骧已乘马回来,驰至楼下,翻身落马,手中拿了一个乌色包裹,走了上来。包裹之上正是赫然绣了一个大大篆书“乌”字。阿修见她乘马驻马,翻身下马,马术之精,身形之熟,快捷伶俐,哪里像个姑娘,反倒似个关西小伙。

乌保接过乌骧递过包裹悬于腰下,问了声道:“一切都是安妥了?”乌骧点了点头说道:“妥了!”乌保颌首,转身向阿修引见乌骧。两人甫一照面,交了姓名,互道声好,蒙毅却突然悟道:“你去得好快啊!”

刚才乌骧乘骑去时蒙毅心中便是盘算:那匹骠骊白马从那洛阳东门鼎门,直奔到了市中,不知该是掀翻多少摊子,撞伤多少行人,乌骧前去做处理,恐怕便是十个时辰都是难以了毕,去了只恐难以一时半刻回转。岂料这么转瞬功夫,她便妥善处理完了,还骑回来,怎么可能?

乌保听了笑道:“蒙兄弟,叫她骧儿!”蒙毅很是不解,又是亲自询问乌骧说道:“骧儿,你处理得好快啊!”一脸崇拜羡慕的神色。

乌骧却是矜眉一压,神秘说道:“怎么,蒙大哥,不欢迎小妹怎么的?”

蒙毅连忙改口说道:“哪里?哪里?只是我不解一事,这匹烈马适才沿途毁物伤人奇多,皆要补偿,百口莫争,更兼安排马队货物停歇,如此繁杂沉重事务,骧儿你又是如何便在一瞬之间完毕的呢?令人好生思之不得其解。”

乌骧听毕,一脸诡秘,笑吟吟道:“天机不可轻泄,小妹自有神友相助!却是不能告诉你!”蒙毅大奇,极想知晓,乌骧偏是不说,实实的足蒙毅胃口,最后乌保爽朗一笑说道:“骧儿,别胡闹啦!快快告诉蒙兄弟罢。”

谁料乌骧有心捉弄蒙毅，反而说道：“偏是不告诉他！”乌骧只好一皱浓眉，解释说道：“蒙兄弟，别听骧儿胡闹。舍妹骧儿曾经于蜀郡巧遇一位墨者，受业于他，学过三日算术，是以别看骧儿虽为女流，可是算起帐来，理起财来，那是又快又好，无人能及。乌家一切巨细账目皆由骧儿过问主管，她可是一位算术理财能手哩！如今这点小小事故，比起乌家一场生意来说，那是简直微不足道，骧儿处理起来自然不费吹灰之力，举手之劳耳！蒙兄弟，不必吃惊。”蒙毅恍然大悟。

说着，四人同上“伊洛酒楼”。乌骧向着临街楼台拣了一个雅座，却请蒙毅居上，蒙毅连称不敢，双方谦让多时，蒙毅最后执拗不过乌家兄妹二人，只好着上座坐了。乌骧与阿修打横，乌骧坐于下首作陪。

这时“伊洛酒楼”传令厮役恭身而立，乌骧当先开口问道：“蒙兄弟口味如何？”蒙毅说道：“兄弟没有口福，于食一道殊无太多讲究爱好！尽随乌大哥意思罢！”

乌骧当他乃是谦虚，大声嚷道：“蒙兄弟如此见外，遮莫不当我乌骧为朋友罢！”

蒙毅不忍逆他心意，可是他从小虽然生于秦国上卿之家，一家之主祖父蒙骜治家极严，从不奢侈，是以从来却未吃过什么上等珍馐佳肴，更是从不讲究吃喝之道，加之数年鬼谷谷中生活与阿修一起餐风饮雨惯了，一时也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。

阿修在旁听着，打趣说道：“乌大哥可是有所不知了！毅儿最爱一道佳肴，只是担心这里做得不来，是以不说罢了。”蒙毅耳听阿修所言，心里早已明白她言下之意，笑了一笑，却不说话。

乌骧奇道：“若是如此，蒙兄弟不妨说来听听倒是什么，洛阳乃是通都大邑，物阜人丰，商贾辐辏，而且大哥见得这家‘伊洛酒楼’甚是豪奢，想来也是洛阳县内数一数二的精档酒肆了，便是三川郡内也不多见。肆中庖子见多识广，手艺非同一般，或许烹制得来，也不一定。即便做得不来，兄弟说来一听，大哥如不识得，或许还能长些见识呢！”

乌骧奔波天下，经营四方，自然见过不少珍馐佳饌，上自王宫御烹，下至山海野味，山川各类风味莫不食遍，称得上一位美食商贾。阿修既然说道蒙毅心有所好，而且听她言语之意，仿佛还在担心“伊洛酒楼”的庖子做得不来，因此倒想见识见识蒙毅所好此肴究为何物。

阿修笑了一笑说道：“此肴也算大大有名了，便是共邑的‘雪芽肴鸡’，不知乌大哥可曾听过？”蒙毅哈哈笑出声来。乌骧听毕，一时愣住，缓缓摇了一摇头沉吟道：

“共邑，我也去过许多回了，可是从来没有听说那里有道名肴叫做什么‘雪芽肴鸡’的？共邑倒是有道佳肴名唤‘献公射鸿’，很合大哥口味。据说，此肴乃是传自卫国献公之时，当日献公设宴园中，邀请孙文子、宁惠子食，便是此肴。”

蒙毅，阿修听得乌保讲述共邑佳饌“献公射鸿”头头是道，有凭有据，描述起来色香俱雅，极为诱人，不禁听得津津有味，大是佩服乌保于食一道的博闻广见。

乌骧笑道：“‘献公射鸿’虽然口味极佳，可惜孙文子、宁惠子却是没有这个口福，而且枉自受了一通冤枉之气，结果君臣闹将起来，争吵不休，谁也没有什么好的下场。”

蒙毅听罢，也觉得乌骧此言极合事理。

乌保问道：“上官妹子，那么‘雪芽肴鸡’，又是什么？”并侧首问传令小厮说道：“楼中可是有庖厨能做这个‘雪芽肴鸡’？”谁料那个传令小厮窘得抓耳搔腮，一脸为难，深带歉意说道：“小人在此期年有余，传肴令饮，无不俱知庖子所能，可是却也从没听过这位姑娘小姐适才所言的什么‘雪芽肴鸡’，不过我们楼中鸡黍鲜烹倒是不少，比如干贝水晶鸡、汤爆鸡脆、梅子香鸡等等，客官不妨一尝，极是美味适口。”

蒙毅听了，笑谓乌保说道：“乌大哥受欺了！兄弟哪里喜欢什么‘雪芽肴鸡’。共邑哪里有什么‘雪芽肴鸡’，统是修儿说的谐语罢了。”乌保满脸茫然，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蒙毅极知阿修肺腑，她见适才乌骧与己卖关钓奇，心中早已不服，于是窥着时机便思要来钓钓乌家兄妹的胃脾，以求报复。岂料乌家兄妹果然愿者上钩，于是阿修乐得做个太公钓鱼，蒙毅慢慢释道：“乌大哥有所不知，往日兄弟与修儿行经共邑之时，只因走得缓了，错过进城饭时，又是无法可依，只好将就于共邑山林之中休息一宿，我们腹中饥饿，于是抓来山鸡果腹，口渴无水，当时时在冬季，大雪封山，只好撮雪掺食，兄弟当时饿得极了，随口说道此乃兄弟平生所遇最是可口好吃的饭肴了。岂料修儿惠黠，拾了兄弟牙慧，那个什么‘雪芽肴鸡’实是修儿杜撰出来，不可当真。”

乌氏兄妹听毕，方才恍然，均是解颐作笑。阿修既见计谋得逞，也是乐不可支，思之当日当时情境，二人低语，不禁颊上一红，低下头去。

乌保笑毕说道：“不料兄弟还有这等野趣雅事，令人为之一笑！哈哈。”

蒙毅、阿修也朗声随笑，乌保已知二人于食一道，不甚讲究，只好与乌骧要了许

多名肴佳饌，什么“鼎炙熊掌”、“碧螺虾仁”、“黄沙巨蟹”、“发丝百叶”，更兼“翠光白玉羹”等宫廷汤羹，而且要求使料考究鲜新，有的便连烹饪调制之法，乌氏兄妹尚要开口指叙一二，说要一定如此这般，不可那样随众，过了火候，老了素鲜，便是不中吃了，听得那名传令小厮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，心知乌氏兄妹二人实为食中高人，当下不敢怠慢，极力而记，生怕错漏一点，乌骧尚在下首不住补充重复，帮他记忆。蒙毅阿修二人亦是听得暗暗心惊。

乌保说完肴谱，那名传令小厮抓抓耳后，一脸为难，然而有钱可图，心中很是乐意，恭身一揖说了声道：“贵客稍候！所点肴饌即去制备。”说着转身下楼而去。

蒙毅一脸尴尬说道：“乌大哥如此盛宴相邀，兄弟哪里担待得起？将要乌大哥破费了！”乌保慷慨说道：“哪里哪里，大哥与你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更是钦佩兄弟掣马手段，十分愿交如兄弟此等英雄豪杰，不可说是破费！”饶是如此，蒙毅有生以来，乍见如此盛筵，还是有些过意不去。

阿修却心想：“他化他的金子，管你何甚？再说乌大哥为人如此豪情慷慨，不吝财物，我倒是喜欢得紧呢！”想着伸手一拍腰中长剑，得意说道：“长剑啊！长剑啊！我们余缘未尽，看来倒是用不着你了！”

乌保奇道：“上官姑娘，此言何意？”

阿修手拍长剑笑道：“乌大哥，本来我和毅儿便要在此食肴饮酒，正是愁着没有酒钱，只好取下腰中长剑当予酒楼，易剑而饮，岂料乌大哥却如从天而降，慷慨相邀，如此看来，此非长剑与我们余缘未尽？”

乌保哈哈豪笑说道：“自古君子惜剑如身，爱剑如命，上官妹子与蒙兄弟却是以剑易食沽酒而饮，此等气度之豪，风度之旷，绝古未有也！”言毕朗笑。乌骧亦对毅修二人另眼相看。

乌保沉吟顷刻，慢慢说道：“兄弟与上官妹子都是风气豪侠，大哥当真佩服得紧。可是大哥在想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若是哪日害怕大哥得罪了兄弟与上官妹子，还望蒙兄弟与上官妹子不要怨怪大哥。蒙兄弟与上官妹子若是怨怪大哥，蒙兄弟的手段，那个自是不必提了，上官妹子，想必亦是手段武艺高强之人，千万不要一怒之下，双剑一刺，登时结果大哥骧儿妹妹这两条不通一丝半毫武艺的平平性命才是啊！”乌保此言娓娓道来，而且带着开开玩笑的俏皮语气，阿修听了仍是心中一凉，与乌骧俱是扬眉瞟了乌保一眼。

谁料蒙毅朗声笑了笑：“怎么会呢？此事绝对不可能发生！乌大哥尽管放心便

是，蒙毅怎会以武刁难乌大哥、骧儿妹子这样慷慨有识，仗义疏财的豪商呢？”

乌保低眉笑了笑说道：“大哥当然不希望此等事件发生。不过兄弟即便如此说了，大哥与骧儿于此也是一并谢了！”言毕和乌骧都是执手一礼。

乌保随即绕开话题，笑着说道：“能与兄弟和上官妹子这样英雄豪气的人物相交，大哥心中幸何如之啊！”说着适才那名传令小厮已然导引数人奉馐上楼，高声叫道：“‘鼎炙熊掌’好了！”

于是只见数名持器小厮一色华衣锦裳，纷纷入前跪进刀镬盘簋箸樽壶盅一等饮食用器，只见器物精致，名贵异常，品位甚高。那名传令小厮进前说道：“四位贵客，‘鼎炙熊掌’好了，请问是否现在折俎？还是先行炙下，过会儿再食？”

乌保秉杓高声说道：“现在折俎！现在折俎！炙下一会儿，熊掌走了味道，便不中吃了！蒙兄弟，上官妹子，这个‘鼎炙熊掌’最要随炙随食，味道方才醇正香酥，切莫冷了！快，快，快，快给二位折俎！”乌保急着催传令小厮下炙。那个传令小厮听毕，一声吆喝：“好嘞！”便令余下数名奉肴小厮立刻进炙。

乌保持刀于手，一捋大胡络须笑着对蒙毅，阿修说道：“蒙兄弟，上官妹子，这‘鼎炙熊掌’可是炙系之中的名肴，本是宫廷御享，也是极有来历的！”蒙毅，阿修也纷纷模仿乌保持刀于手，一边聚精会神地听乌保讲述这道“鼎炙熊掌”的来历。

只听乌保兴高采烈，浓眉频扬，仿佛介绍家珍一样说道：“熊蹯美炙因为其味醇香酥滑，驰名天下也久。可是七国之间烹法又是各异，其中尤以荆齐两国熊蹯美味冠绝诸侯。昔日孟子作客齐国宣王王廷之上，宣王赐以熊掌而食，后来齐宣王以生难为孟子，孟子因感‘鼎炙熊掌’佳善，有感而发，子曰：“鱼，我所欲也；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是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孟子先生于兹不仅盛赞熊掌味嘉，远过鱼肉，而且比兴孟子先生平生最好之义，可见齐之‘鼎炙熊掌’亦一绝也！”蒙毅，阿修听毕，啧啧称是。

乌保继续说道：齐之熊蹯虽美，可惜比之荆国却要略输一筹，甘拜下风。相传，当年春秋之时，荆国一代雄王荆成王被太子荆穆王商臣逼死之际，太子商臣问其临终所愿，成王无以言他，单单老泪独下，请求再食一顿‘鼎炙熊掌’，不料太子却说熊蹯难熟，吾不待矣！于是绞杀成王。由此亦见荆国‘鼎炙熊掌’大胜齐国远矣！今日所点‘熊蹯’正是大哥命庖以荆法烹之，蒙兄弟，上官妹子，快是尝上一尝，是否醇香酥滑？”

这时两名奉肴小厮已然手垫厚帛生葛，共提一枚青铜鸿簋而上，跪进于前。另外一名执刀厮役已然鼓刀于手，欲要折俎。

乌骥却突然叫了声“慢！”掀衣立起身来，走过说道：“大哥所言甚是！‘鼎炙熊掌’不仅要是趁热吃好，而且折俎刀法切式，所用折俎之刀皆有讲求，否则熊掌美味乱且败矣！昔日神厨庖丁曾为文惠君解牛，文惠君誉其神技。庖丁道：‘依乎天理，批大却，导大，因其固然，技经肯綮之未尝，而况大车瓜乎！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，族庖月更刀，折也；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，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非但解牛之刀如此，熊掌折俎之刀，亦复如是，需用上等骨刀折俎，方才不伤熊掌美味！”

说着，蒙毅、阿修便见乌骥伸手从腰间抽出一柄错金骨刀，捏于素手之中，支退那名执刀厮役，赫然说道：“蒙大哥，上官小妹，这柄错金骨刀乃是曾经小妹随从大哥客贾西戎之中，一名戎翟君公以‘鼎炙熊掌’飧宴我们兄妹之时，赠于小妹的，今日，小妹献丑，亲操此刀为蒙大哥、上官小妹折俎了！”乌骥点了点头。

蒙毅、阿修见乌骥操刀于手，就着那簋热气升腾的“鼎炙熊掌”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倚，砉然响然，奏刀马砉然，莫不中音，合于桑林之舞，乃中经首之会，全以神遇而不以目视。动刀甚微，可是熊掌已桀然而解。蒙毅、阿修瞧得人神，不禁拍手喝起彩来。

乌骥折俎已毕，道了一声：“小妹献丑啦！”众名奉肴小厮已然纷纷上前，手捧蟠纹龙盘，将那熊掌分炙盛于盘中，进献蒙毅、阿修、乌骥、乌保、乌骥四人案前，恭敬请食。

乌骥提刀而立，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方裘帕，善刀而藏，转身归座，与乌骥一起恭请蒙毅、阿修享用熊掌分炙：“蒙大哥，上官小妹，请！”

这时那名传令小厮传令奉上“伊洛酒楼”十年窖藏的陈年美酒，酒味之醇，香气四溢，未至楼口，众人便已闻到酒香。乌骥不禁失声赞道：“好酒！好酒！蒙兄弟，上官妹子，请食熊蹯，莫要凉了！”蒙毅、阿修听了，急忙举箸夹食，蒙毅吃了连声赞道：“好吃！好吃！”阿修亦是觉得美味无匹。

众名斟酒小厮斟酒已毕，乌骥举樽在手，说道：“来！蒙兄弟，上官妹子，咱们干了此樽。蒙毅、阿修举樽与乌氏兄妹畅杯对饮。四人一直开怀尽情，畅饮盛食直至红日偏斜。乌骥与乌骥对蒙毅、阿修说了不少西戎风土人情，有趣之事，毅修二人听得

津津有味。

四人意兴阑珊之际，乌保下楼直至酒垆之前会了金子。返身上去，蒙毅、阿修却同乌骧撤了酒席，迎了上来，四人说说笑笑，走至楼梯口上转角之处，只见一个雅座之内传出声道：“自古说道：‘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’于今世上，笑里藏刀、言清行浊的伪善君子多了去了……”

乌保心中一紧，浓眉蹙皱，赶忙伸首探视，四人俱见一名富贵公子头上斜着一顶花冠，身上裹着一袭云纹锦衣，袒胸露腹，侧身醉卧于雅座之内。这名公子长目玉面，俊雅美逸之极。但见他醉目惺忪，满脸酡色，单肘支首侧卧于四名容美貌昳、艳丽已极的卫女郑姬之间，犹然举爵浅斟低吟，手脚甚是游闲，饰佩长剑却是撇于一边地上，置若罔存。

那四名艳姬更是浓妆艳抹，个个眉目如画，美艳异常，正在或是为那公子捧壶劝饮，或是捶背揉足，都是极力讨好那名醉卧的游闲富贵公子，满座莺声燕语，依呀唏嘘，尽是靡靡之音。

对席却是端坐一位峨冠少年，身披锦服，腰饰长剑，眉清目秀，瞧那样子大抵只有十一二岁光景，年龄冲幼，可是却也侧身雅座几名卫女郑姬之间，混迹声色气中。

只见一名艳姬花容月貌，柳眉朱唇，软软说道：“可是奴家偏偏知道旃公子爷的心里其实藏着小蛮那个丫头……哪里却将奴家放在心上。”

乌保当即听明原来那名醉卧游闲的“旃公子爷”和伎姬打情骂俏之语，心中稍安，不禁又是侧头一望，顿感那名“旃公子爷”形骸放浪，令人不堪入目，随即嗤之以鼻，与乌骧转身下楼而去。

蒙毅、阿修落在最后，也侧首而视，却与那名“旃公子爷”颓迷抬起的双目对了个正着，那名“旃公子爷”对着二人放浪一笑，随即举爵豪饮。蒙毅却是愣了一愣，觉得此人适才之笑极有深意，可是却是一时猜不出他笑什么，只好转身与阿修下楼而去。

四人出了“伊洛酒楼”，早有小厮牵过五匹马来。乌保、乌骧牵过各自坐骑，乌保挽缰于手说道：“蒙兄弟，今日畅饮丰食，可得尽兴？”蒙毅挽过自己两匹马缰，朗笑说道：“小弟能够与乌大哥这样的豪人相识，真是高兴得很啊！”乌保、乌骧一笑，翻身上马。

乌保跨于马上说道：“蒙兄弟，如今天色已晚，你和上官妹子可有落脚安身之处吗？不然，且随大哥人马同住如何？”蒙毅说道：“多谢乌大哥盛情美意，不过，小弟

与修儿已经有了宿头，就不再相烦乌大哥了！”乌保收鞭于手，叹了口气道：“蒙兄弟英姿雄武，今日一别，正是不知他年何日才能相见！蒙兄弟，今后可有什么打算么？”

蒙毅不禁黯然，悠悠说道：“小弟意欲先回咸阳一趟，至于以后，可能便是浪迹江湖罢！”

乌保听了，一阵沉吟，只好说道：“大哥还要前去宜阳办些货物，耽搁了些，否则一定与蒙兄弟一道回关中去！”

蒙毅赶忙说道：“不！不！乌大哥盛情，小弟心领。乌大哥商业为重，切莫因了小弟耽误了大哥的正事！有道是：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今日虽别，他日有缘定然再见！”

乌保点了点头道：“蒙兄弟言之有理，他日蒙兄弟到了咸阳，大哥敝室就在咸阳市咸里道口，蒙兄弟到时一问便知，那时大哥一定再与蒙兄弟喝他一个一醉方休！”

蒙毅翻身上了那匹骠骐白马，却把郡府之中借来骏马牵于一旁，抱拳说道：“一言为定！届时小弟到了咸阳，一定登门拜访乌大哥！”

乌保叫了声好，长声一笑，与乌骧同蒙毅阿修拱手道别，驰马远去。

蒙毅遥望二人背影渐去渐远，阿修上马说道：“毅儿，乌大哥这人真好！”蒙毅点了点头，默默说道：“难怪子路说道：‘愿肥马，衣轻裘，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。’今日我总算明白啦！”阿修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再好又有何用？人都走啦，我们也该回去啦！不知你大舅舅急成什么样子？”蒙毅方才想到天色不早，大舅舅王绾还在郡守府里等着二人呢，于是笑了一笑，扬鞭与阿修掉转马首，回到郡守府中。

二人还过马匹，蒙毅却将那匹骠骐白马暂寄在郡守马厩之中，托顾厩啬夫好生看养。王绾亲自来到二人房中，派人专门奉上两套貂裘外衣与上衫下裳，皆是上等料子精制，富不可言，而且款式衣型皆仿二人身上所穿制成，足见王绾用心之细。

蒙毅、阿修感叹一番，双双道谢，王绾大手一摆，慢慢说道：“些许薄礼衣物，算得什么？便是黄金百镒，白璧十双，锦绣千纯，也是难以报答二位少侠的救命之恩。”蒙毅却道：“相君客气！”于是王绾又是盛情相邀二人赴宴，蒙毅阿修刚才已与乌氏兄妹在那“伊洛酒楼”之上山珍海味地吃过一通，又是不好推辞，只好就席随便吃了几口。

席间，王绾撇开仆侍，作声说道：“相邦亲笔回书，书上说道近日长信侯权势日隆，太后逼迫当今王上又把长杨宫苑划给长信侯使用。长杨宫苑乃是历代秦王春蒐苑囿，长信侯何许人也？胆敢公然僭越占用大王王家苑囿，不臣之心已是昭然若揭！相邦命我们小心提防长信侯。”

蒙毅问道：“相君，长信侯如此僭越不臣，相邦为何不加制止约束呢？”王绾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哪里管得了啊！少侠有所不知，自从当今大王亲弟长安君叛秦之后，一向寡居甘泉深宫之中，不问朝中政事国是的太后，突然之间，和相邦关系紧张起来。太后不满相邦一人独持国政，又因当今大王年纪尚幼，未行冠礼，反要垂帘听政！”

蒙毅、阿修突然“咦”地惊叫起来。

阿修惊道：“垂帘听政！那么，太后又是为何突然之间不满相邦的所作所为，欲要垂帘听政呢？”

王绾看了一眼二人，摇头说道：“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，不过，太后垂帘听政，此事万万不可施行。这种事件在秦国国史上仅有一例，时在先王大父秦昭襄王之时，秦昭襄王年少即位，尚未亲政之时，其母宣太后垂帘任事，朝纲独揽，当时秦国，上有宣后，下有穰侯泾阳，高陵之属，秦人只闻四贵，不闻秦王，弄得秦国公廷上下人心惶惶，互相猜忌，相邦正是有鉴于此，极力谏阻太后垂帘。”

阿修听了笑道：“后相翻脸反目，太后垂帘听政明着便要乘机分取相邦手中权力，如今相邦谏阻太后，违了她的心意，逆批凤羽，太后又是怎能善罢甘休呢？”蒙毅郑重说道：“自古治道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，太后欲要垂帘理政，与相邦分权而治，实是大大有违常道，对于秦国来说更加有害。太后此行，虽然不知为何，可是行事乖张，完全不顾秦国国家大义！”

王绾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何尝不是呢！太后当然不会善罢甘休，是以不听相邦劝谏，执意垂帘听政，要与相邦分权而治！倒也并非相邦醉心权势，不肯放手，实是相邦顾及秦国国家利益，深知一旦国家政令不一，道由二出，那么现在刚刚富强的秦国又要大乱，岂不尽废相邦十年心血？”

蒙毅剑眉一凛，斗然问道：“太后虽与相邦争执不下，那么大王又作何决定？”

阿修急忙私下推了蒙毅一下，王绾说道：“大王年纪尚幼，一向不理朝政国事，国中政策法令军事战略，朝中国是大政礼仪祭祀，皆是出决相邦府里。太后如今欲要垂帘听政，自然必经相邦首肯才行。”

阿修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相邦不同意此事，太后也只能是竹篮打水喽？”